

御批續通鑑綱目

第一函  
第六冊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

起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凡十一年。凡十一年。

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蕙蒲家奴粘沒喝等復以為言阿骨打遂於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賔鐵為號取其堅也賔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為諸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為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謂尊大為諸班謂國相為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迺之孫也

**發明**

稱者不立稱也是故不立王而王則書稱王不

宜帝而帝則書稱帝稱皇帝綱目所謹者華夷之辨於阿骨打雖書稱帝號金其後止以號舉僅進稱人於其卒也其名而書死至二世吳乞買始進而稱主以其漸染華風故耳此春秋待吳楚君之例也春秋吳楚止以州舉狄之也今綱目於女真亦以號舉者斥其不得同於中國諸侯之例所以立內外之防也然則金之跋扈已見後十餘年漸為猾夏之謀

矣。此又君子之所深懼也。

**廣義**

柳觀阿骨打雖起夷狄其志不小故其所得成就不廣也。衆又勸之復不許衆迫之且曰吾將思之。然則其視草寇之得一閭獲一勝而遂稱尊僭號者夫不侔矣其典也亦亦宜乎。

晏州夷反以趙適爲瀘南招討使平之。

知梅嶺砦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詭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欵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固謗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適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於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適爲招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輪縛大圍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圍夷爲適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適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猿適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絲崩石視藤葛而上得猿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猿背暮夜復遣

土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縋梯引下。人人荷枚擊。孫蟻附而上。比鷄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棚出火。燃炬。孫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孫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孫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適爲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爲屬國。阿骨打遣賽刺復書云。若歸叛人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廣義**方是時也。乃遼主怠忽荒政之日。正金主卧薪嘗膽之秋。遼弱金強。蓋可知矣。夫何遼主視爲葦爾小醜。遣使持書。既名曰和。又使爲屬國。果何義哉。宜其倔強不服。而反有師傲之辭也。

### 金擊遼兵于達魯古城大敗之。

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用。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

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婁室銀木可衝。遼中擊陷陣力戰。結沒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殫。耕具數千。皆為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廣義**

嗚呼。金主可謂知兵者矣。觀其謂左右曰。遼兵雖衆。心貳而情怯。不足畏也。則其胸中自有定見。而勝負先決于此。不待婁室銀木可。結沒喝。謀良虎等。斬敵陷陣而後知也。議者不可謂戎無人。

###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于古骨龍。

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發明**

詭道而勝之曰敗。讖黷武也。王者之兵。禁暴誅亂。今夏人未聞犯邊。而遽興大衆。較勝遠夷。方且若驕臣。諂粉飾太平。謂之何哉。故綱目於諸將伐夏。皆曰攻。曰克。曰敗。所以貶之也。合前後書法觀之。

見綱目貴義不貴功之深意耳。

**廣義**

春秋傳。詭道勝之曰敗。夏人雖戎。出兵征之。要在有名。堂堂中國。而以詭道勝戎狄。不足取也。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

桓。帝長子。顯。紫皇后所生。

**廣義**

王者建儲。即擇端人正士。以為師傅。講明格致。誠正之學。以為脩齊治平之本。則後口必無多。

愆之。累吾知土木之功不興。禱祀之非不作。能去奢。侈能絕。玩好百度。惟貞百志。惟熙。而宗社有所托。生民有所仰矣。今以是年二月立太子。三四年間。未聞求一賢人。輔導青宮。至宣和元年。總得一楊龜山。亦不過為祕書郎。而不會使其左右太子也。其故何哉。蓋由徽宗平素厭正人。如正學。背正道。故也。厥後父子如金。蓋有由矣。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承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三月遼遣使諭金降。

遼主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以為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

**廣義**

遼主嘗使耶律僧家奴如金議和。金主不從。反得其倨傲之辭。况師屢出而屢為其挫衄。豈不知其為勸敵。又使使諭降哉。其報書斥辱也。宜矣。于時遼主自當內脩德政。外睦鄰國。選將用賢。降詔罪已。輯邊郵。謹斥埃。回顧國中。無有不善。彼必為之聽命矣。今也舍已之田而耘人之田。宜乎自己甫田之荒穢。而功亦不及於他人之誠。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信哉。

夏六月作三山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岨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

**廣義**

**廣義**

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今當鄰國侮慢之秋。正當君臣協心。脩舉政教。改絃易轍。以號

令天下可也。不知作此河橋。與夫前之玉清陽和延福等宮。果何益哉。分注曰。調役夫數萬。民不聊生。嗚呼。譬猶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可得以拔也。哀哉。

### 遼復遣使如金。金人執之。

金主以書辭慢。留遼使蕭辭刺不遣。

#### 廣義

遼主嘗遣使如金。議和得其倨傲之辭。再遣使如金。諭降。致其斥名之辱。今也猶不知省。又使使持謾書以徃。宜乎使之被執而不遣也。子貢曰。多見其不知量也。其遼主之謂乎。

###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作明堂。

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堂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祕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 發明

作。不宜作也。三山。明堂。非大事。而必書之者。見役民為重也。國之所寶者。民之所重者。食前。



作三山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此作明堂開局與  
工日役萬人况六月八月亦農事方殷之時與作如  
此則傷民之力闕民之食為可見矣人君愛民如子  
恤其饑寒救其疾苦而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安有  
三月之閏兩興大役民其可得安生乎夫抵節儉之  
君惟恐民之弗逸奢侈之君惟恐民之有逸每相反  
而已矣文王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詎若是之作無益  
哉絕民之君夫必絕之他日之亂其及救乎故備書  
以深譏之

**廣義**

夫明堂者王者發號施令之所王政之所由出  
者也今徽宗作此明堂無一善政之出則孰若  
不作之為愈也雖曰美之實  
貶之也豈愛禮存羊之意哉

**遼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  
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  
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  
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廣義**

金雖強遼之屬國也然其屢無禮於遼宜遼  
之聲罪致討焉綱目大書于冊正名定罪也

有星流出于柳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發明**

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星流出柳其光照地變異莫甚於此矣蓋示變而警天心之自然遇

變而懼君心之當然宋之君臣未聞更相戒飭圖惟脩已而且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

蔡京鄙夫率官表賀嗚呼小人之蒙蔽其君可勝言哉是時徽宗失德無益繼作其宮室之建靡有休息而蔡京等不能引君當道傾乃長君之惡狐媚狼貪苟焉無耻必正之以春秋之法京其誅首歟綱目特筆于冊其義蓋可見矣

**廣義**

嗚呼朝廷興土木之工而勞民傷財其不祥莫大焉蔡京反率百官為賀其欺天罔人也孰甚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罈羅列宮庭太子怒曰

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

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

激太子諫言者擊逐之

發明

有事是若為容悅者。有以妄社。獲為悅者。何則。懼容悅之小人。有以妄悅而病吾君之心也。君

心勤政。彼病之以豫逸。君心憂亂。彼病之以宴樂。君

心審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威武。是

皆小人之故態耳。蔡京以琉璃酒器獻納。東宮之中。太子不悅。遂命掩碎。蔡京歸罪。邦光羅織。竄逐。光何

罪邪。蓋由小人之心。惟以得君為念。意豈不曰。天子既被盡惑。繼天子而主天下者。太子也。苟不預為賄賂。他時何以容身故。先進玩好。以要結之。不唯病君

之心。抑且固君之寵。所以其謀不成。而遂忌邦光也。吁。小人之不利君國信矣。

###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

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藉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

克黃龍府。遣蕭辭刺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疎。即當班師。

廣義

大抵國之所以興者。雖曰人為。實惟天耳。然則

同江之事。其亦可怪也夫。嗚呼。光武信滹沱河水之堅。金主藐混同江水之淺。同一機耳。噫。滹沱之水。混

同之水。天耶人耶。天也。

### 遼軍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章奴作亂。伏誅。

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奴與耶律淳如弟蕭諱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上亡歸上京。遣諱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上自有諸王當立。比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乙信等持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淳卽斬諱里等。携其首單騎詣廣平。浞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勃海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真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狗。餘得脫者皆奔女真。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真。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要斬于市。

**廣義**

悲夫遼主之渡混同也。勅敵追之。親戚畔之。譬

躬乎綱日夫書而備載分注者所以正耶律章奴之罪以見遼事之不濟也。

王厚等攻夏臧底河城。敗績。夏人遂大掠蕭關。

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發明**

王厚攻城不克失律喪師未聞有詰責之舉夏人大掠蕭關縱其出入未聞有備禦之謀則宋人玩法弛備之情可見矣欲其不亂蓋亦難焉此綱目微顯關幽之深意也

冬十二月金襲遼軍于護步答岡大敗之

金主闍遼出軍務而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若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死職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馳門駙馬蕭特未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隣灤金主行次爰刺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友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于護步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

申丙

特未焚營而遁。  
金主亦引退。

**廣義**

是役也。遼主無章如之叛。則遼金勝負未可知矣。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其遼主之謂乎。

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永昌據遼陽以叛。

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開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入鯤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

**發明**

永昌之人。遼陽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當國。家蹇難之時。則必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委置其

身可也。夫何見遼日衰。遂懷異志。乃據遼陽。改元僭號。則其罪之暴白。亦不可掩矣。故直書據遼陽以叛。據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其與春秋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同意。學者宜並觀之。

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宋徽宗政和六年



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卽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養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卽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卽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其加寵信。賜號通直。建靈先生。賞賚無筭。爲改溫州爲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問禱雨。有小驗而已。

###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乎明。能明則不明弗能蔽矣。莫大乎正。能正則不正弗能間矣。靈素乃邪柔鄙

夫以妖術惑衆。誠清朝之所必誅。而不貸者也。徽宗因徐知常之薦。召對賜號。寵錫尤隆。可醜之甚。徽宗自卽位以來。賢人君子未聞召用。而方士小人信無虛日。豈不深可惜哉。靈素市井無賴之徒。初無驚世駭俗之行。抑不知通何之直。達何之靈乎。直書于冊。其失白見。

### 廣義

考之分注。靈素本無他能。惟駕一通空虛誑。之辭。以聳替徽宗之耳目。其無羞惡之尤者也。

夫何徽宗悅其無徵之獎，卽加無筭之賜，其昏愚孰甚焉。嗚呼！信虛無者，莫甚於徽宗。罹慘禍者，亦莫甚於徽宗。後世人君有崇信虛無者，尙鑒于茲。

以童貫爲陝西兩河宣撫使。○劉法攻夏仁多泉城，屠之。

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

**發明**

兵者，禁暴誅亂之具，不可不用，而又不可輕用。童貫擅開邊釁，與夏構兵，關右之民困於鋒鏑。

其禍慘矣。劉法等方且阿諛苟容，願指氣節，故不曰伐而曰攻，貶之之詞也。迨夫旣竟其城，卽肆屠戮，是乃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擄豈得爲王者之師耶。他日戰于統安，身且不保，然則窮兵黷武者，果何益哉。特天下益疲，夷狄浸盛，而宋之君臣未聞內脩外攘之策，顧乃溺於宴安，養城禍亂，謂之得計可乎。直書曰：屠所以著其暴也。

渭州將种師道克夏臧底河城。

師道，世爲之孫也。

閏月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  
列。博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  
道史。

廣義

嗚呼。玉石不可以相用。薰蕕不可以同處。尊朱  
亂雅。君子惡之。今也徽宗攻乎異端之極。不惜  
吾道之害。獨不觀夫白圭不以蠅矢而玷。太清不以  
纖雲而翳。雖使異端雜於吾道之中。然於吾道固無  
所損。而徽宗則徒貽萬  
年之臭也。此舉陋哉。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聞林靈素之言。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  
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  
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瓦象。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  
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  
作複道通寶籙宮。  
以便齋醮之事。

發明

作不宜作也。然宮殿書作於是月。成於是月者。  
譏速費也。徽宗惑林靈素之言。立道學。作寶籙